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 第二十回 味心天誅地滅 碩德名遂功成

引首《釵頭鳳》 陸務觀作

紅酥手，黃藤酒，滿城春色宮牆柳。東風惡，歡情薄，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。錯，錯，錯。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，灑邑紋綉透。桃花落，閒池閣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托。莫，莫，莫。

【評】

波斯重生成家一番，以釋門論之，亦可謂「錯錯錯」矣，然欲救醋醋醋，胡能不錯錯錯也！少年未娶者，幸毋曰「莫莫莫」。卻說都綱剛剛將名兒改得在本府學中，思量輝赫鄰里，誰知弄出這場口舌，撞著老許作對，申詳送造，剝去衣巾，又吃一番拷打，擬成徒罪。裘屹等恐事累己，俱作高飛之策，成珪等寧家，在話下。都綱本意，只思奪轉產業，復有一番富貴，便眾幫閒，亦有幾時熱鬧，誰知反剝了衣巾，並吃了刑法。衙門使費，俱是張暄與盛子都發本，只想贏得官司，當做鉤魚之餌，誰知也落了空。盛子都原以此為買笑之意，到也罷了；那張暄不過一味為利，見這光景，那得不作吵鬧？更兼三口坐番在家，朝來要飯，晚來要酒，一些也沒想頭，那裡盤纏得過？

便發話道：「大官人，我這裡所在窄小，終非久留去處；況年荒米貴，大官〔人〕也要體諒。」都綱道：「張兄，我和你莫逆之交，小弟暫此落薄，便取擾半年三月也不為過。不日起解，還要仗你周支，難道便要逐我出門？」張暄道：「哎喲，賢弟，這話竟來不得！當今之世，米貴如珠，薪貴如玉，父子不能相顧，夫妻不能相保。俗話道得好：朋友朋友，只朋得個『有』。

你若有時，我也斷不如此。你今與我相似，教我也只沒法。既要住過半年三月，我，自搬去，讓了你罷。」

次日，張暄果然搬了，都綱拍手無塵，無計度日。可奈鴛母臉上生鋒，青萍舌中吐劍，終朝聒絮，徹夜爭持。都綱自付道：「有錢時人人敬仰，何等昂然！到今日，便只沒了銀子，為徹連我自己也不敬自己了？咳，到如今，方知錢財入手不容易，總也悔不迭了。妻子聒絮尤為小可，只我資身無策，如何是好？況且起解在邇，衙門裡又要使費，路途中又要盤纏，丈母、妻子靠誰贍養？總那些豬朋狗黨，一個也休想扶持了，這卻怎好！」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冷一姐家向來未經擾他，在前與我頗相憐惜，不免把些虛情賺他，將妻子寄得在他家下，再作區處。」

迤邐來到冷家，與冷祝夫妻相見後，敘了若干相憐言語，看看說到自己身上，道：「咳，賢姐，你可曉得兄弟受下屈氣來麼？」一姐驚問道：「我卻不曾曉得，快說與我聽。」都綱假流兩淚道：「不是兄弟不要爭氣，也只是姐姐該少得些產業！」

」就把自己進學、娶親、告狀、問罪、覓屋等事說上一遍。冷祝原是無能之人，只當得春風過耳。冷一姐是個支離婦人，向人且是勤說，聞得成家有了兒子，便吃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！我們只半年沒個工夫探望，便脫出這等事體。他道尋了個甚麼雜種回家，終不然家中餘鈔竟沒我們份了？又難為你吃場大虧，這的是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你我一例之人，你輸就是我輸。」

不要忙，你既有了岳母、妻子，不須別處尋得房屋，我家頗空，不若搬做一家，慢慢擺佈轉來。我和你到底還是老姐老妹，終不然被雜種得若干家產不成？」

都綱見中他詭計，不勝之喜，連夜與妻子說明，搬至冷家，三口兒住下。那冷一姐又指望謀奪來，大家有本有利。那日冷祝出外，都綱與一姐道：「姐姐，我想起解在邇，此事不可再遲，想計策不難，只差有了個夢熊，又被許知府當堂驗過，要想逐他，再也不能夠了。怎麼暗算得他，才是妥當？」一姐道：

「不難，我正有條妙計，千萬不可走了消息，只好你知我知，便是布袋也不可使他知風。目下布袋生日，該接兩老吃麵，今他既有兒子，待我著布袋去接他，只說聞得添位舅舅，我要見他一面，千萬要他同來用著素面。那時若得他來，只須如此如此，豈不落我術中？」都綱道：「賢姐姐，真好計策，正合兄弟之意。」

不數日壽日已至，一姐喚丈夫吩咐一番。冷祝就到成家，將妻子之意一一達上。成珪因冷布袋半年不來探望，心中且是怪他，便發話道：「院君死也不弔，病也不望，今日還有甚麼丈人、丈母！」到是都氏道：「老官，他二人不來，我也正恨著他。今他既已再來，叫做一善能消百惡，恕了他罷。他接我們，料想不去，夢熊當是舅舅，一來也該去拜姐夫的壽，二來也與一姐看看我有這樣聰俊的兒子，免得想我財物，便與他去一遭。」

成珪從來那一件不依著妻子說？那時即便裝束夢熊，交與冷祝，一同來見姐姐。不期夢熊從來嬌養，不慣行走，到得姐夫家裏，身子已走得疲乏，茶也不要，水也不吃。一姐與都綱俱來恭敬，把些時新果品、上好噴飯堆在夢熊嘴邊。夢熊蹙著眉頭，只是不吃。少傾酒肴完備，眾人團團坐起，吃酒吃麵，獨有冷祝，事在東翁，無暇坐落，肚中走得空虛，半日討不得一個醉飽。一姐見夢熊諸色不吃，忙到廚下，整治了一盞香噴噴的雞汁粉湯，遞與夢熊道：「好兄弟，接你來，姐姐不會做人，無物待你，你卻一些不動，敢是身子不快？這碗粉湯是好吃的，你先吃了，姐姐另買果子你吃。」夢熊口中鎖喉一般，一些也呷不下，正像供佛的，只是擺著。

不曾把頭回得一回，只見冷祝從外進來道：「肚里正饑，那個卻好剩碗粉湯在此。」掇起就呷。一姐連翻奪下，已是吃了半碗，都綱、一姐面面相覷。冷祝竟不曉得，但覺一時腹痛難忍。一姐慌了手腳，忙叫延醫救治。都綱未及出門，冷祝亂顛亂跳，七竅流紅，仆倒在地，忽然死了。有詩為證。

莫道機關刻且深，天公端不被人斟。

鳩藏未卜何人死，鹿失知為誰所擒？

穩教燃釜煎箕豆，奚料憑欄泣藁砧。

拭淚謾嗟妾薄命，朱弦從此離瑤琴。

原來這是冷一姐與都綱造下蠱毒之計，原不曾與布袋關會，且喜夢熊不該絕命，反算計了自己丈夫。成茂來接夢熊，看見冷祝屍首，大吃一驚，並也不知為甚死得恁速，竟抱夢熊回家。

一姐哭中含怨，自悔莫追，把丈夫殯葬，不在話下。只那一片害人之心，愈加轉切。家中沒了丈夫，凡事掙持不來，兼之人口又多，一時擺佈不散，免不得也清淡了。都綱遊手好閒，資身無策，虧了新相與的一個朋友，每日到有幾分進益。

那人是誰？卻是臨安府中一個有名的竊盜，喚做「我來也」

。這我來也飛得簷，走得壁，穿得房，入得戶，盜中之魁，賊中之頂。每每出行掏摸，再不怕人捉捕，也不扳害他人。每入人家臥內，物件到手，必於壁上題著「我來也」三字，以是捕曹都稱他為神賊。都綱只因張暄一脈賭博，結下這個好友。目下窘迫之際，一發大為獲利。那晚對一姐道：「姐姐，我想老豬狗家千方難以算計。我恰尋得一個好友，善為穿窬，不若倩他神術，夤夜前去偷他一手，豈不為美？」一姐道：「偷一手，不過沒他幾多錢鈔。既能進得內室，何不再帶青鋒一柄，把那小雜種或是老畜生將來殺了，怕那錢鈔那裡去！」都綱道：「好姐姐，畢竟是有見識！趁著今晚黑暗之夜，待我邀了我來也同走一遭。你只在家整備接取物件，耳聽佳音。」

二人計議已了，看看傍晚，一姐做飯與都綱二人吃了，帶了殺人傢伙，一程來到成珪家裡。我來也道：「小弟每欲算計一家，必要三五日前看其出入門路，以是百無一錯。今此來是大兄見招，急促裡不曾看得門路，須要大兄前導才好。」都綱道：「這不難，他家是我出身去處，門路極、熟。前邊柵門牢固，且有猛犬，難於撬掘。後邊牆內廚房，廚房內又有重重牆壁，也難穿挖。只有左迎空園，園中就是花圃，只須招得一重牆洞，進了花圃，入內就易。你只跟我進到內房，自然你熟溜了。」我來也依言，把火

草照著，一如所說，果然直達內房。

挖撬房門，乃是我來也的熟技，不須都飄費心，都飄只舉鋼刀，整備殺人手段。

誰知成珪命中不該受傷。那夜偏偏的翻來覆去睡臥不著，耳邊猛可裡聽得撬門之聲，連忙披衣道：「不好了！有賊！有賊！快拿燈來。」都氏、翠苔、夢熊俱是一房睡著，各各驚醒。

正待開門觀看，夢熊將父親一把拽住道：「爺娘不可出去，此時半夜三更，我勞倦逸，設有不虞，如何是好？只須喚成茂等起來，看其動靜，然後出去，庶免無失。」成珪依言，忙聲叫喚。都飄與我來也回身不迭，望外正尋花園舊路，誰知成華、成茂正在園側安宿，二人聽得呼喚，連忙拿把鋼叉到來。我來也終是老作家手段，見有人來，就閃過一邊，已從牆穴內鑽出。

都飄卻是新出後輩，那裡會得躲閃？早被成茂攔頭一下打倒在地。一把頭髮揪住道：「拿著賊了，快拿燈來！」眾人齊來看，道：「呀，原來就是都大官！為何做這勾當？手中還有白雪雪一把大刀！」成珪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放不得了，尋索來縛主送官。」都氏道：「不肖狗才，做這喪心之事！黑夜持刀，敢待殺誰？快與我一頓打死；也當除了一害。」夫妻二人一齊動手。

夢熊向前，把都飄和身摟住道：「爹媽若打哥哥，寧可打了孩兒。」成珪頗愛兒子，便住手道：「他是你甚麼哥哥，你要這等遮護？」夢熊跪稟道：「爹媽有所不知，哥哥此來，縱非合禮，爹爹須看母親面上；母親亦直想舅舅一脈。今彼不過為利而來，求之不得，反又受了鞭苔，豈不復深其怨？手中白刃，不過自衛之物。豈不聞孔子曰：『以德報怨。』依孩兒之見，望爹爹贈他銀子，慰其來意，縱有毒心，亦當瓦解，」都飄只是磕頭，總也不敢做聲。都氏那裡肯依？成珪道：「孩兒說的到也有理。老娘，譬如被他偷去，便依孩兒說罷。」成茂解去了綁。成珪即將兩銀子遞與都飄道：「今日依你兄弟解勸，免你送官究治，又與你兩銀子，已後務要學好，斷斷不可如此。成茂去了後門，放他去罷。」

都飄抱頭鼠竄。正走間，只聽得耳邊廂大喝一聲道：「狗賊，那裡去！」都飄驚得魂飛魄喪，連忙雙膝跪下。抬頭一看，原來就是我來也。都飄道：「嚇死我也！怎生這等惡取笑！」

我來也道：「正待收你為徒，原來如此膽小，怎生幹得事？我這行脈中第一要的膽，假如我喝一聲，你也覆我一聲；我若叫『你是賊，』你便道我屈冤平民為盜，反要扭我到官，這才是賊做大。為何慌忙跪下？這不明明認是賊了！」都飄道：「只被一嚇，膽已幾碎，那得有此宛轉？另日把《樑上君傳》細細講究，全要仗你開示哩。」我來也道：「怎生脫身出來？」都飄道：「莫說起，羞死我也！向來要殺夢熊，今日若非他，怎得這條性命？反又與我兩銀子。這樣看來，豈不羞殺！」我來也道：「僥倖，僥倖，還只虧賊星興旺。快去罷！」不期這席話，卻被成茂尾在身後，細細聽知，飛風回家，說與兩老。

夫妻二人到驚做目瞪口呆，道：「真虧了我孩兒也！若還造次出房，豈不受其荼毒！」後人歎夢熊少年老成，智鑒卓異，有詩贊曰：

小小兒童識鑒超，全親佈德辨獍梟。

靈心慧眼從天假，八口老翁徒壽高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那青萍姐向與盛子都有好，自從搬至冷家，因有一姐礙眼，都飄又日日在家，故此一路竟動不得，雖子都時常往來，只好做衙門首的石獅子，兩個眼睛廝看，再也走不攏來，這日因都飄有此一舉，青萍便暗約盛子都道：「今夜那天殺的出外勾當，親哥千萬來快活一宵。」子都等不到晚，早來到冷家，躲在青萍房裡。冷一姐做飯與工人吃了出門，自拿盞燈進房，把門掩上。因要等候都飄，不把燈兒吹滅，和衣而睡，把耳聽著大門。青萍見一姐進房安息，便輕輕的喚出盛子都道：「親親情哥，那厭物已出去了，冷一姐又進房了，正好出來，與你擺開陣勢廝殺一回。」子都道：「心肝的姐姐，我等是等不得了！可奈冷一姐房中燈光未滅，他在內房，我和你在外房，設或他開門出來，卻不驚殺了我，損了你的體面？」

青萍道：「親哥也說得是，我們在房外的，只將些粗重傢伙把他門兒疊煞，他若要出來時，先要叫我搬開，那時你又好好早早躲避也。」子都道：「講得有理。」二人將些粗重木器都堆在一姐房門外，然後將衣服脫做赤條條的，吹滅了燈，摟上牀來，說不盡無盡情趣。免不得霧散雲收。二人把被兒裹著，手兒挽著，腳兒勾著，嘴兒偎著，舌兒銜著，呼呼的正是睡去。

誰知冷一姐等了多時，也睡了去，燈兒不曾滅得，卻被偷油老鼠帶咬銜去，惹在帳子上邊，沿著板壁，燒得滿屋通紅。

一姐正在夢中，只覺熱騰騰逼攏來，開目一看，叫聲：「有火！」連忙就走。正待開門，只見門外密密堆滿，飛也飛不出去。

喳喳的叫得青萍醒來，見是火起，衣服也穿不迭，那裡還有工夫搬去門邊傢伙？二人自顧性命，忙奔出門，早見火燄冲天，眼見得冷一姐做了一堆灰燼。後人歎其貪而殘忍，欲害人而兩番害己，天理固不爽也。有詩為證：

若說天公近，世間何是多奸佞？

若說天公遠，每見好邪禍未免。

天公遠近莫浪猜，報施禍福遲早來。

請看歹心冷一姐，謀害不成先自死。

都飄與我來也出得門來，忽見前邊火起，歡喜道：「穿窬不利，搶火必有所得。老兄趨行一步。」正行間，忽見二人手提長索照頭一套道：「冷家失火，走了火頭，你卻走不得了。」

都飄只叫得苦，並不知妻子走向何方，亦不知姐姐下落。等得火滅，解送各處衙門，又是一番拷打。隨問出徒罪根絲，加上逃徒之罪，又解極遠驛遞充徒，即日起解不題。青萍母子竟歸盛子都收養，此後事跡，不煩細道。

說那夢熊，真個聰明獨步，伶俐過人，年紀才得七八歲，即便滿腹文章，開口成句，總之資質好了，有書無個不讀，讀的無個不記。人人說他羅漢轉世，到也不甚差池。九歲入泮，十四歲便中了孝廉科。周智將孫女美姐許配。次年，成珪夫婦怕己年老，要與夢熊合姻，夢熊道：「爹媽雖只年老，尚古稀有奇，仿之呂望，正是功名發軔之際，請自寬心行樂，順時加餐，不必把兒未姻之事在於心曲，以費神思。兒向年有誓，若金榜題名，斷不洞房花燭，只待來歲大比，好歹須有定奪。」

目下爹媽要娶媳婦，斷然不敢從命。」成珪沒奈何，只得歇手。次年，皇都大比，成夢熊來到科場，卻是探囊取物相似，中了一名二甲進士。部中觀政已滿，除授福州別駕。夢熊上疏道：「臣乃弱齒書生，謬叨提拔。奈二親年邁，大德未酬，福州之任，不敢承旨」等情奏聞。那時宋朝自從南渡以來，家國偏安，僅云小康，正是修文堰武之際，重的極是文人。宋官家見成夢熊奏章，問及年齒，不勝之喜道：「這書生恁般年紀，便做這般文字。既是二親在堂，有何大恩未報，且著細細再奏上來，待朕定奪。」成夢熊聞旨，即將父母年紀、並周智勸父娶妾、曲全宗祀等情奏上。宋皇帝覽表，大喜道：「民家髮妻無子，多緣不能娶妾，以致宗祀斬然。無力者固已委之天命，即有力者，亦多為妒悍所阻，不能繼其後裔。朕雖憐之，亦未經垂諭於黎庶。今成生之嫡母，亦似前妒而後賢者，匪周智之曲旋，而成氏之胤幾絕，豈非莫大之德？成夢熊以二親年老，大德未酬，不肯赴任，其志行可嘉。即著該部官，先將白銀五百兩、彩緞二百端以賜處士周智，仍給冠帶職銜，以風友道。」

成夢熊留京擢用，仍賜白金百兩，為養親之資，仍賜金蓮寶炬，給假三月，待完姻後受職。」夢熊得旨，不勝之喜。謝恩已畢。

次日，周智受禮部儒士之職，成珪夫婦受了欽賜銀兩。不日官報推夢熊為京兆尹，擇日完姻，說不盡無窮榮耀。

荏苒間假期已滿，到任理事。且喜民安物阜，四境恬然。

不數月，周氏有了喜事，卻早生下一個公子，取名蘭孫。次年又生一個，就喚桂孫。其年夢熊二十四歲，任期已滿，成珪夫婦俱受了封拜。吏部考選，正報推升，都氏忽然身故。夢熊丁憂治喪。不半年，成珪又死，夢熊守孝，極盡哀痛，迫切之誠，准准守了六年喪制。正待起復，周智又死，夢熊因有義父之稱，亦服三年之喪。後又餘年，翠二夫人、何氏院君俱已過世。

夢熊看得二子俱已長成，長子已入龔門，次子更加敏慧，便對周氏夫人道：「拙夫原是僧人轉世，走來繼續成氏後嗣。今我父

母已葬，兒子已長，煩你撐立家庭，我卻要出家去也。」周氏攔擋不住，只得任從披剃，在報恩寺焚修。有司官俱來相送。

其後二□餘年，一毫不與塵土交接。一日，忽然吩咐道：「今日西歸，與我快備香湯沐浴。」浴罷端坐禪牀。香公請得夫人、公子到來，已是回首了，空中仙樂鏗鏘，天花飛墜，滿城之人無不看見。長老送人龕子，燒煉等事，不在話下。

那夢熊和尚原是熊二娘轉世；那熊二娘又是波斯達那尊者化身。那日來到地府，□殿閻王俱來迎接。即時復了本來面目，仍做了波斯那尊者，幡幢儀仗前導，地藏、□王俱來遠送。波斯道：「貧僧多蒙地藏教主並□殿慈王相愛，此情深銘刻於五內矣！但先父成公、嫡母都氏夫人、生母李氏夫人料還俱在地府，不識容一別否？」□王道：「尊者有所不知：先尊成珪原係天上金童，只因覬覦玉女，以致降謫塵凡。復因昂宿之妻與夫偶爾有鼠雀之嫌，便逃下人間，氤氳使者便戲筆配與先尊，即令堂都氏是也；李氏夫人原係玉女化身，實是玉帝遣來完汝父之夙念者。故辭世後，俱已還天，何得尚在地獄？」波斯道：

「既如此，更萬幸也！」

於是辭了□王，跨上法駕。正待望西進發，只見一人手中提著個血淋淋的骷髏頭，扳住車輪，高叫：「救命！」波斯道：

「是何冤鬼？報名上來。」答道：「小人就是都綱。自從那夜蒙不送官，反賜銀兩之恩，其後日夕感念。不期盛子都因我外府當徒，占了我的妻子，怕我後來有話，倩人將我中途殺了，特來訴與冥王。又苦不蒙拘審，置我枉死城中，衣食無措，痛苦異常。今日聞得尊者西歸，知尊者原係生前表弟，倘蒙見惜，幸賜鼎言。」波斯道：「原來有這等異事，待我再見□王。」

□王稟道：「謀殺都綱，原係青萍之意。盛子都占人妻子，更又代人殺夫，雖都綱命中夙犯，亦青萍、子都不赦罪愆，所謂男盜女娼，正是三人顯報。少不得陽壽終時，自有定奪，不煩尊者垂問。」波斯對都綱道：「既妝妻與姦夫俱陽壽未終，且不須性急，待後定不虧。你不必啼哭。」眾鬼卒把都綱牽去，波斯揮淚而別。此亦慈悲之意也。

既到西天，參了佛祖，仍歸本位，復證菩提。這也是波斯尊者六□年前一點塵心浮動，到如今三生會上，兩番變相托生。

雖只是自己道行著魔，也還是成門的宗支有救。不然，妒風飄渺，那得個寧靜時光；血食沉淪，怎能數久長歲月？從今後，但願得打破了家家的醋甕醋瓶，傾翻了戶戶的梅糟梅醬，連《怕婆經》也只當無字空文。這《醋葫蘆》也只當青天說鬼，不妨妄聽妄言，但願相隨相唱。詩云：

懼內原多趣，實為釀禍門。
有兒失綱紀，無兒斬後昆。
爾身胡足惜，爾祖又何冤。
開關有爾姓，歷傳在爾跟。
大祀從爾絕，不孝誰爾倫。
但當盡人事，莫云天意存。